

小戲作品



小戏是在中国民歌、民间舞蹈、民间说唱的基础上形成的，它的形成过程就是对各种中国传统艺术综合的过程。属于代言体。通常称为『二小』，即小旦、小丑，或『三小』，即小旦、小丑、小生戏。



小戏作品

· 影 | 调 | 戏 ·

婆婆的青花

王宇石

时间：现在。

地点：青松岭。

人物：婆婆、媳妇、儿子、四男四女舞蹈队。

【青山绿水小山乡。

【欢快的音乐中，舞蹈队边舞边唱。

男舞（唱）青松岭，红石砬，

大河套流水哗啦啦。

女舞（唱）小两口一前一后岸上走，

小媳妇儿撅起小嘴儿为个啥？

舞合（唱）嘿，到底为个啥？

【媳妇心事重重地上。

【舞蹈队女孩儿围上。

媳妇 唉——

（唱）家家都有难唱的曲，

家家都有难念的经。



就算我把嘴皮儿磨破，
跟他这榆木脑袋难说清——

【儿子跟上，见媳妇，赌气地蹲一边。

【男舞蹈围住儿子。

儿子（唱）一个萝卜一个坑，
一口唾沫一个钉，
今天我还是那句话，
那是老太太的命根儿谁动也不行——

【两人背靠在一起。

【媳妇赌气地用手指着儿子。

媳妇 真不行？

儿子 真不行！

媳妇 没钱买房咱就结不了婚！

儿子 那就不结！

媳妇 你——不结就不结！

【媳妇回头要走，被女舞蹈队拉回。

女舞 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再商量商量。

媳妇 跟他没商量！

【男舞也劝儿子。

男舞 没有蹚不过的通天河，再琢磨琢磨。

儿子 我还琢磨个啥？

【舞蹈队对视一下。

舞合 咱们呀，还是让老太太来调和调和！

【舞蹈队下。

媳妇（忽眼前一亮）我犯不上跟你受这窝囊气，一会儿我直接跟老太太说！

儿子 你敢！

媳妇 那你就看我敢不敢！

【媳妇拿包急下。

儿子 唉，好话跟你说了三千六，你咋就这么一条筋呢！你真的不

能说！

【儿子追下。

【婆婆内笑：好好好——

【舞蹈队推农家院门。从大门里陪婆婆出。

婆婆 （唱）喜鹊喳喳叫在大门外，
 定是那媳妇儿子回家来，
 小两口和和美美恩恩爱爱，
 只盼那结婚生子老太太我乐开怀。
 准备了婚房钱整整五万块，
 钱不多是心意嫌少我可抹不开——

【舞队把媳妇儿子拉上。

舞合 老太太，媳妇和儿子可都回来啦！

婆婆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看看扭扭捏捏的媳妇）哟，这咋还抹不开了呢！

【舞蹈队把儿子媳妇推到婆婆面前。

媳妇 （强装笑脸）姨——

男舞 这孩子，咋还叫姨呀？

媳妇 妈——

婆婆 （高兴地）哎——哎——咱这媳妇长得俊嘴还甜！

【儿子上前扶住妈——

女舞 这孩子，多大也离不开妈！

儿子 （上前扶住妈）妈——

婆婆 哎——哎——咱这儿子有出息还孝顺！（看见媳妇的包）这么远的路，咋还让你媳妇拎包呢？接过来接过来送屋里去！

【儿子接包，媳妇生气甩给他。

【儿子赌气地和舞蹈队下，婆婆会意地凑到媳妇身边。

婆婆 咋？他又惹咱生气啦？

媳妇 妈，没有！（用手抹着眼泪）

婆婆 没有咋还掉泪疙瘩？

媳妇 妈——

婆婆 哎——

媳妇（唱）眼含泪嘴挂笑我叫了一声妈，

婆婆（唱）笑得我老太太抿嘴忙应答，

媳妇（唱）我和他谈恋爱整整三年半，

婆婆（唱）虽没有梧桐树凤凰落我家，

媳妇（唱）没进门先怀孕这事儿可要瞒不下，

婆婆（唱）现如今这样事你说算个啥呀，我心里却乐开了花——

（白）哎哟，快让我看看我那大孙子！

媳妇 妈——

（唱）要结婚没有房我该往哪嫁，

要生子没有家我怎对起娃？

再过个三年五载把您接城里，

总不能租房住苦了咱这一大家呀！

婆婆 我以为是啥大不了的事呢！来来来，（从口袋里掏钱）这个小包是五千，是妈给你的见面钱。大包儿是五万，是妈贴补给你们买房钱！

媳妇（为难地）妈——

婆婆 跟妈还客气啥？这几年口挪肚攒的就这点儿，多少算妈点儿心意。

媳妇（扭捏着不接）妈——

婆婆 咋？嫌少？咋，不够？

媳妇（思之再三，心一横）妈——

（唱）现如今城里楼盘都是高价，

一平米最低也得三千八，

三万五万的管不了多大事，

十平八平的您说它能住得下啥？

婆婆（自嘲地）是呢，也就屁股那么大。可是妈……

媳妇 妈，您是怕将来我俩不养您？

婆婆 不是，不是。

媳妇 妈，那您还提防我俩个啥呀？

婆婆 没有，没有。妈没能耐，这几年零钱攒整钱就凑够了这俩小包

儿。家里还能有啥呀？仨瓜俩枣拆巴拆巴也凑不上千八百块的啦！

媳妇（急了）妈，您不还有个青花瓶子嘛！

婆婆 啥？

媳妇（凑上前）妈，现在是收藏热，瓶瓶罐罐的特值钱，一个罐子一辆车，一个瓶子一个楼！

【儿子急出。

儿子 你给我住口！那是妈的命根子！

媳妇 命根子要是不换成钱，也只能还是个破瓶子！

儿子 你！

【儿子气急欲上。

【婆婆拦下。

婆婆（苦笑着）破瓶子，呵呵，破瓶子……

媳妇（上扶）妈，我不是故意的……

婆婆 没事，妈不怪你。（转身对儿子）去，把那瓶子拿出来！

儿子 妈——

婆婆（坚定地）去，给我拿出来！

【儿子甩袖子下。

媳妇 妈，您生气了。

【媳妇害怕地哭起来。

婆婆 你们都长大了，成家了，都快做爸爸和妈妈了。我也该跟你们说实话啦！

（唱）那一年你爹他撒手离世难合眼，

那一年我和他孤儿寡母命似苦黄连，

那一天我捡回这个瓶子在他面前站，

告诉他这是天价的宝贝祖上传，

其实它原本是普通的盛盐罐，

其实它根本就不值两毛钱。

媳妇（不解地）妈，不值钱你捡它干啥？

婆婆（唱）这是穷人家里的精神柱，



这是苦日子中的一片天，
这是压在心底的红火炭，
这是藏在胸口的定心丸。
有了它再苦也不叫声苦，
有了它再难也不说声难，
苦日子里不能露苦脸，
生活难呀也要咬牙关，
无形的力量手中攥，
无尽的希望总会在眼前——

媳妇 妈，您这又是何苦呢！

婆婆 好媳妇，来，跟妈拉个钩儿，说好了，别告诉他，他要是知道这瓶子是假的，精气神儿就垮了，过日子的心气就没啦！

【儿子抱着瓶子上。

儿子 妈——，您别瞒我了，我早都知道啦！

婆婆 （吃惊地）你？我俩说的话，你都听到啦？

儿子 妈，我也跟您说实话吧！

（唱）从小您就告诉我，

这只祖传的瓶子特值钱。

苦时瓶子眼前看，

难时瓶子拿手边，

没有迈不过的沟和坎，

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那一天我偷着拿出找人鉴辨，

普普通通的瓶子您当宝贝藏多年，

我有心捅破这层窗户纸，

还怕你禁不起打击心里寒，

我只能将错就错错下去，

守口如瓶烂罐当成青花坛——

婆婆 孩子——

儿子 妈——



【母子紧紧地抱在一起。

媳妇 妈，我错了，我知道这瓶虽然不值钱，但它里面装的是亲情是大爱呀，它是咱们家的无价宝，给多少钱都不能换不能卖呀！

婆婆 我的好媳妇呀！

【三人复又抱在一起。

【舞蹈队速上。

女舞 嬉笑怒骂一场戏，

男舞 无价至宝青花瓶，

【舞蹈队推出三人。

婆婆 瓶里装的是心气，

媳、儿 瓶里装的是真情，

婆婆 有爱有情家和顺，

媳、儿 有爱有情万事兴——

——剧 终

作者单位◎凌源市文化馆

有人说，家是酝酿温馨与幸福的酒坊，是盛满暖意和感动的杯盏，是在疲惫时一缕呵守的目光，是受伤后一抹最真的慰藉……

其实，“家”是锅碗瓢盆油盐酱醋和酸甜苦辣相结合的一种磨炼与成熟。家家都有八出戏，家家都是一本难念的经。家是一种牵挂，家是一线不舍，家是最能温暖人心的爱巢。

有家，生活才会更有意义；有家，就能明白幸福的含义；有家，才能有人生的奋斗与追求；有家，心底才有最厚实的依赖和温存！

——王宇石



· 独 | 幕 | 剧 ·

一条家训

杨雪松

时间：现代。2003年。

地点：东北某城市。楼院社区。

主要人物：李金凤 女，楼院社区党委书记兼居委会主任，42岁。

疙 瘩 金凤儿子，12岁，小学生。

秦翠花 女，社区居民，长年生活在娘家连山关，67岁。

杨 洁 女，楼院社区居委会干部，45岁。

张小南 男，社区工作者，大学刚毕业，26岁。

群众演员——若干名

【灯光渐亮，舞台左侧，一个演讲台，麦克风。

【金凤走上演讲台。

李金凤 我叫李金凤，今年42岁，是楼院社区的主任。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父亲是老党员，又当过生产队长，在他的心坎儿里，入党、为人民服务，这才是人生最大的理想。“帮人就是帮自己”，这是父亲传给我的家训。社区工作，没什么惊天动地的



伟业，只有千家万户的琐事，但对老百姓来说，这些琐事就是生活中的大事。每当看到那些来诉说难处的居民，我就想：老百姓有什么能耐啊，他们找到这儿，那是实在没别的法子，没别的路子。我们，可能就是他们最后的亲人、最后的希望……所以，我做了一些事儿，也得到了群众的欢迎。但没想到的是，在自己的家里，我却成了被怀疑、被取笑的对象。

【灯光转至舞台。

【远景（幕布）：红砖楼群，门窗、门洞上贴着被风吹日晒变得发白的春联，窗帘红绿蓝白花，窗台晾晒衣物或摆放坛坛罐罐等生活用品，富有生活情趣。二楼楼梯过道摆放着鸟笼子、铁柜、衣服挂，小孩衣裤、花盆等。街巷的路灯也已破旧。

【舞台右侧：简洁的积木造型，组成一楼的房间，有门有窗。室内墙上醒目的书法条幅写着：帮人就是帮自己。楼洞大门挂着牌子，上写：楼院社区居委会。

【小疙瘩上，追光。

疙 瘩 我叫小疙瘩，今年12岁啦。金凤主任是俺娘，我是她的宝贝疙瘩。

【看见门口的大牌子，疑惑。

疙 瘩 咦？今天不是做梦吧？我妈他们社区的牌子，咋就放这儿啦？这里究竟是不是我的家？

【杨洁和张小南从侧台走出，手里拎着办公用品。金凤从屋里迎出来。

李金凤 儿子放学啦！快过来，你不认识啦？这不是妈妈的同事杨洁阿姨和小南叔叔吗？

疙 瘩 杨阿姨好，小南叔叔好！

李金凤 儿子呀，你听妈说：咱社区房子动迁，原本新租的那个地方呢，临时倒不出来。这把我们急得不得了！刚才给你爸爸打电话，商量着先在咱家凑合一个礼拜。每天晚上5点就下班，又不影响咱们休息。可是你爸他，为这事儿还不高兴了。儿子呀，你是娘的小疙瘩，一定会支持我的，对吗？晚上爸爸下

班，你替我们美言几句。

杨 洁 疙瘩，你妈妈都自我检讨了，说最近动迁的事儿太多，早出晚归的，儿子吃不上一顿像样儿的饭菜。一会儿，要给你做红烧肉呢！

疙 瘩 红烧肉？那还差不多。那，我就替你们美言几句吧。

【几个人进了屋，小南发现墙上的条幅，大声读着。

张小南 帮人就是帮自己——咦？主任，你们家怎么挂这么个条幅啊？是诸葛亮的话儿吗？这词儿，我还真头一次见过。一般家的客厅里，都写着那个“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或者“大江东去浪淘尽”什么的。哪有写这个的？

疙 瘩 那不是诸葛亮说的，是我姥爷说的。现在，又成了我妈的座右铭。所以，我爸总说我妈是个——大傻瓜！

张小南 大傻瓜？哎，你这孩子。你妈可是全省的“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在我们心中，你妈的形象可高大了！

【门外，响起一个老太太的哭声。

秦翠花 （画外音）我的天儿呀，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你们别把我扔下了不管啊，我的腿已经不能动了，走路也走不了啊，我可怎么活啊！

【一群农民模样的人抬着一个哭喊不停的老太太，轻轻放在社区门口。他们把一些包裹也放在老太太身边。

农民妇女 秦大姐，对不住了，乡亲们这是为你着想啊。你想想，你从炕上骨碌下来，腿摔折了，你的老伴去世了，你娘家也没什么人了，在我们村儿你又没有户口，村里给你掏钱养老不符合政策。

农民男子 秦大姐，你听好了，记住喽。一会儿呀，社区的干部来问，你就说你的户口本是这个地方的，他们得管。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他们不可能见死不救。记住喽——

【李金凤、杨洁、张小南冲出门。

【农民模样的一群人转头就跑，跳上一辆面包车，一溜烟儿开走了。



张小南 大娘，你是谁呀？

杨 洁 大娘，你怎么躺在地上呀？

李金凤 大娘，你从哪儿来呀？

秦翠花 我，我，我从哪儿来？别管我是从哪儿来的，我就是你们这地方的人啊！你们可不能不管我啊！你们看，这是我的户口本！

【秦翠花爬着，从身旁的包里掏出户口本，让他们看。

李金凤 （接过来，念）秦翠花，生于1936年，平山区西铭街5组36号。对呀，是我们社区的居民。可是，秦大娘，我怎么头一次见到您啊？这些年，您住在哪儿啊？

秦翠花 孩儿啊，我的老家在连山镇，我没有孩子……不，年轻时也曾生了个娃，可3岁时走丢了。60岁的时候，和老伴儿回了老家连山村，一晃好几年，老伴儿先走了，爹娘和兄弟姊妹也不在了。留下我孤苦伶仃一个人，发烧感冒，连个递热水的人都没有。多亏老乡们照顾我。上个礼拜，我半夜从炕上骨碌到地上，腿摔断了，爬出院子喊邻居。他们抬我到村里，请求把我送到养老院。可村里说，我的户口不在村里。孩儿啊，你是社区干部吧？我的户口，真的在你们这里。我无儿无女，又没钱看病。这不，乡亲旧邻看我可怜，一起合计着，花钱雇了面包车，把我抬到这儿，说共产党不会不管我的。

李金凤 大娘，您的腿伤得不轻啊，先别说了，我们先上医院吧。小南，快叫辆出租车。

【舞台灯光暗。演讲台灯光明亮。

李金凤 寒风中，秦大娘年迈无助的情景，让在场的人无不动容。我含着眼泪把老人送到了最近的职业病院，医生在为老人检查身体时，严肃地质问我：

男医生 （画外音）“你这女儿是怎么当的？老人摔成这样，不早点来治疗，你看都恶化成什么样了！”

【舞台左侧，追光灯下一张病床。秦大娘身着病号服，金凤站在床边给她梳头。

秦翠花 金凤啊，我现在孤苦伶仃的，你就给我当女儿好吗？

李金凤 好啊，在大门口白捡了个亲娘，我这不是占便宜了吗？

秦翠花 金凤啊，我60多了，腿脚不好使，饭也做不动。住在这儿，你总来看我，给我带好吃的，要是以后我出院了，谁还来管我这孤老婆子啊！

李金凤 大娘，我和杨洁他们正帮您联系福利院呢，上级部门知道了您的情况，决定每月发给您200多元的补助，这些钱上福利院不够，我们再想办法。

秦翠花 福利院是啥地方啊？

李金凤 和农村的养老院差不多，就是安排困难老人享受晚年的地方。

秦翠花 我听人说，养老院虐待老人，伙食不好，冬天冷着哪。我不想去。金凤啊，你不是说答应给我当女儿吗，我是你娘。可我有脸，也有皮。娘也不要求上你家去住，这两天晚上睡不着觉，一直琢磨着，出了院，我就上社区，在你的办公桌后面搭一个小床，我躺着，不出声，保证不会影响你们工作。

李金凤 啊？大娘，您怎么会有这样奇怪的想法？那您吃饭怎么办？

秦翠花 我都想好了，每天早上，你从家给我带点吃的，我饭量小，你多带几口，就够我一整天的。

李金凤 这哪行啊，那上级来检查，我可怎么说啊？居民来办事，我……

秦翠花 （脸沉下）你这是不想管我，娘可先说好了，不去养老院。我户口本儿在这块地方，我是社区的人，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你们不能不管我。

【杨洁和小南急匆匆上台，手里拎着饭盒。

张小南 主任，快回你家，不，是回咱办公室看看吧。你家大爷大娘从老家来看你，老两口都拄着拐棍儿。说你几个月没回家，想你，也想外孙了。他们现在正给大伙儿发地瓜和榛子呢。

杨 洁 金凤，实话告诉你，现在办公室已经有人议论了，说你不管农村的亲爹亲娘，整日里围着捡来的干娘做文章，净干一些面子活儿邀功请赏，捞政绩，想当模范。

张小南 我可没这么想。杨姐，这话不代表我。



李金凤 是啊，我捡了个亲娘，送福利院不去，说什么也要我带着她上班，住在我办公桌的后面。天哪，我，真有些承受不住了。我也是个女人，除了工作，还要照顾孩子做家务，农村的二老也需要我常回家看看。可如今，却分身乏术，焦头烂额。

杨 洁 什么，秦大娘要住在办公室里？金凤，我劝过你，别和这老太太太过分热乎，怎么说呢，她有点怪，没文化，还不讲理。你不听，怎么样，这回知道了吧，粘手里了。

张小南 唉，人善被欺，马善被骑。你对她像亲妈，她对你似冤家。

李金凤 唉，你说得好，“对她像亲妈一样”，这个“像”字，说明我们还是假的。什么时候，把“像”字去掉了，才是真感情。

杨 洁 啊？你有病啊？我们又不是圣人，对一个突然冒出来的老太太，哪能有那么真、那么深的感情。金凤，别和自己过不去了。

李金凤 有个问题，我一直在思考。小的时候，父亲常对我说：“凤儿啊，长大了，入了党，为人民服务。”可是，我却应该先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要为人民服务？”

杨 洁 你这脑袋瓜，怎么那么复杂啊。累不累啊？愚不愚啊？

李金凤 上大学的时候，我看过海明威的书，他说过：“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敲响。”人类的命运都是相连的。别人的灾难，其实就是我们的灾难，拯救他人，就是在拯救自己。（沉默片刻）我想好了，秦大娘的事儿，我管定了。

张小南 （在一旁顿足，自言自语）哎呀，咱主任有点神神道道的。把海明威都搬到工作里来了。看来疙瘩爸爸说的或许有点道理，咱金凤主任，有时候是有点傻。

杨 洁 唉，没办法，你说这人哪，书读多了，想法就是奇怪。那个海什么威，是男的还是女的？好好的日子，敲的哪门子丧钟啊，还为我敲响？呸！晦气！

【舞台右侧，金凤家。夜晚，屋里灯光亮起。

【疙瘩和妈妈在餐桌旁对坐。



疙瘩 妈，社区终于搬走了，爸爸也不和你赌气了。

李金凤 这些天，委屈了你们爷俩。家里乱的，都没个下脚的地方。

【闪电。雷鸣。

疙瘩 妈，又要下雨了。你是不是又要到那个漏雨的楼房里去？是不是还要半夜才回来？

李金凤 疙瘩啊，你先睡吧。妈妈必须去看看，如果雨大，就动员他们到旁边的春山小学里去住。等秋天，那一片儿就能动迁了。

疙瘩 爸爸在医院值班，不知道有没有给病人做手术。我一个人在家，有点害怕。

李金凤 疙瘩，爸爸今天不做手术，他连续在医院值班，是为了观察那些发烧患者。现在是“非典”时期，凡是发烧的人，都有感染“SARS”病毒的可能。就像咱们红砖楼里的那个林苏阳姐姐，刚从北京的大学里回来，有点低烧，医院的大夫和我，天天都给她量体温。疙瘩，听妈妈说，如果你们班有同学发烧，千万不要和他说话，马上向老师汇报，劝他回家休息。“SARS”病毒的传染性极强，而且还没有治愈的特效药，得上了，就有生命危险。

疙瘩 那你天天给苏阳姐姐量体温，你不怕传染吗？

李金凤 我也有点怕，可没办法，我是社区主任，我不去量，谁去呀？

【金凤拿起雨伞。走到门口，手机铃响起。

李金凤 喂，刘区长，是我，我是金凤。什么，有人举报我们社区有“非典”疑似病人？刘区长，你听我解释，有个女大学生刚从北京回来，我已经向上级汇报了，还天天测量体温，每天上报信息，这个情况，办事处是知道的。

【音效：雨声、车声、人声混杂。

刘区长 （画外音）金凤主任，现在，我们就在春山路，卫生局、防疫局、市领导、区领导都到了，整个一条街全满了。我再一次问你：社区有没有这个人的体温记录？有，那好，请你马上以最快速度取出记录，交给我们。要赶快！领导们全都等着哪！

【舞台左侧，灯光下，一个演讲台，鲜花、麦克风。

李金凤 我飞跑到办公室，取出记录本。区委书记一看，松了口气。但卫生和防疫人员必须到她家检查、消毒并对其隔离。领导说，金凤，还得你领着去。那一刻，整个楼院的气氛异常紧张，群众都躲进屋里，谁也不敢出来。但所有的玻璃窗上，都紧贴着一双双警觉的眼睛。我领着人，到了林苏阳家的楼，当时消毒需要用水，但邻居们，谁也不敢打开自己家的房门。

【演讲台灯光暗下来，舞台布景楼群里的窗户，一盏盏灯光亮起来。

【舞台左侧。一组旋转的门：女大学生林苏阳家的门0，邻居家的门1，邻居家的门2，邻居家的门3，丁大娘家的门4。

【音效：一段抗击“非典”的电视播报。

【戴口罩的金凤和身穿防毒衣、头戴防毒面罩的两人上台。金凤敲苏阳家门。

李金凤 林师傅，林苏阳，苏阳啊，快准备好，卫生局的人来家里消毒了。

消毒人员 主任，哪儿能接到清水？我们先得稀释药液。

李金凤 到林苏阳家接水不行吗？

消毒人员 不行，必须先在门口和楼栋里消毒，然后才能进他们家。

李金凤 那好吧，我到邻居家问问。

（敲门）崔师傅，开门啊，我是李金凤，想接点自来水行吗？我们急用。

崔木匠 不行啊，不行啊。对不住啊，主任啊，我们不敢开啊。我的孙子在这儿，我怕他被传染啊。

李金凤 （敲门）老七姐，开门啊，我是李金凤，我们急用自来水，到你家接点行吗？

老七姐 不行不行，我怕你们身上有毒啊。实在对不起啊，金凤。

李金凤 （砸门）于大哥，开门啊，我是金凤，卫生局的同志要给这楼栋消毒，想到你家接点自来水。

于勇朝 主任啊，我的腿不好使，现在哆嗦得很厉害，我实在动不了啊。



【丁大娘和老伴一直在门内附耳听着，他俩互相搀扶着，颤颤巍巍打开了房门。

李金凤（带着哭腔，鞠躬）大娘，我给您行礼了。

【舞台灯光暗。演讲台灯光明亮。

李金凤 接完水，上级通知我必须隔离。当我急三火四转回头，奔向社区同事们身边，安排交接工作时，眼前的情景让我吃了一惊。

【舞台上，夜更深了。杨洁、张小南、社区其他工作人员在焦急等候。看见奔跑过来的李金凤，所有的人跑着上前相迎，却又都不由自主地纷纷向后退去。

杨 洁（深情地）金凤！

张小南（哽咽地）主任！

全 体 主任！（伸出手想迎接，却不由自主向后退去。）

李金凤 那，我，我进屋收拾一下我的东西吧。

小 王 主任，对不起，还是别进了。如果那个女大学生苏阳得了“非典”，你天天给她量体温……你……也可能是病毒携带者。我们，都还有家人啊！

金 凤 我……我……（哽咽，委屈的泪水。身体有些摇晃。）

张小南 主任，我，我不怕……（激动地冲上前来要扶金凤。）

金 凤 不，千万不要碰我，不要……

【舞台上，两个金凤面对面站着，中间是一面镜框。

演讲金凤 你怕吗？

舞台金凤 我，也害怕，不是怕自己有事，是怕我的孩子、家人因我而受感染。我给爱人打电话，告诉他：赶紧带着孩子到我姐家住吧，我必须在家接受隔离。

演讲金凤 你为什么哭了？

舞台金凤 我，心里有一点委屈。

演讲金凤 你，终究还是一个小女子啊！眼泪，暴露了你的伤感、脆弱。平时的无私和坚强，都跑到哪里去了？

舞台金凤 我，为工作做了那么多。甚至减少了对孩子的照顾，减少了对父母的探望，减少了对自己的爱护。今天，却有一种被抛